

諸位父老鄉親，淨空十歲離開家鄉，我出生在金牛，上一次回來把出生地找到了，我去看了一下。三歲搬到順港，那個時候叫何塋，住在宛個圍子的旁邊，小時候曾經在宛個祠堂上過私塾。十歲，是抗戰前一年離開家鄉到福建，八年抗戰過著流浪的生活，八年當中走了江南十個省。勝利之後在南京念了一年書，以後孫立人先生在京滬一帶招收知識青年，我就跟著他的部隊到台灣。在台灣住了三十年，期間當中也常常到國外去，從一九七七年跟這個海外就建立緣分，所以以後在台灣居住的時間不多，大概一年頂多三個月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國外旅行，走過很多國家地區。學佛是個很偶然的緣分，因為在過去對宗教、對佛法都沒有接觸，也沒有這個緣分接觸。只聽一般人說這是迷信，聽到迷信我們就更不願意接觸了。到台灣那個時候我對哲學很有興趣，我們的鄉親方東美先生，他是桐城派方苞的第十六代，是當代的一位哲學家，在台灣聲望也很高，我對他很仰慕。最初給他寫信，寄一篇文章給他看，以後他約我到他家裡面見面，總是家鄉人，所以也就是特別受他老人家的照顧，跟他學哲學。他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，每個星期兩個小時，上課就在他家裡小客廳、小圓桌，我們就是一個學生、一個老師，這樣子的教學。最後一個單元，他跟我講的是佛經哲學，這是他把佛教介紹給我，他告訴我，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他是聖哲，佛經是高等哲學。他告訴我，全世界哲學裡面最高峰的是佛經哲學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這是使我們對於宗教、對於佛法重新的認識，於是他就介紹我去看佛的經典。

在當時佛教書籍非常缺乏，只有在大寺廟裡面，他們有藏經樓

，利用星期假日，到藏經樓裡面去抄經，我們需要讀的這些東西借出來抄。但是《藏經》是不能借出外面去的，所以只有在這個藏經樓裡抄經，我記得我還抄了十幾部。沒有多久就認識了章嘉大師，三年之後就認識了李炳南老先生，李老先生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師，這都是在台灣傳統學術的大家，緣分很殊勝。我專心學習這一門，走這條路子是章嘉大師替我選擇的。他說佛教傳人太少了，我們具足這個條件，在台灣是一個人，也沒有家庭，沒有任何顧慮，沒有後顧之憂，所以勸我走這條路，我也很歡喜。他告訴我，學佛一定要向釋迦牟尼佛學習，第一本書叫我讀的是釋迦牟尼佛傳記，這個傳記是唐朝人寫的，在佛教經典裡面。那個時候我首先就把這兩部書抄寫下來，才知道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裡面沒有神、沒有仙人。佛是人，菩薩也是人，所以到以後我們才曉得，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這些名詞都是佛門裡面學位的名稱，像現在大學裡面的博士、碩士、學士，學位的名稱。所以佛陀這是最高的學位，菩薩是第二個學位，阿羅漢是第三個學位。所以佛家常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這句話跟我們中國老祖宗所傳的，人性本善是一個意思。《三字經》上一開端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佛就是至善，盡善盡美這是佛陀。

所以以後從經典裡面我們才知道，不但是方先生所說的是高等哲學，而且裡面還有高等科學，是我們現在東西方科學，都沒有辦法跟它相比的。非常可惜，經典讀誦的人太少了，接觸的人太少了。佛陀的教誨落實在社會，普及推動的那是倫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所以它給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帶來了長治久安。過去帝王時代，幾乎出家人都是帝王師，封為國師，國家疑難問題都向這些高僧大德去請教，這是很有道理的。佛教之變成宗教，歷史並不長，我們客觀的看法，大概不超過三百年，這是近代它變成宗教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它是宗教。它變成迷信了，它本來是智慧，現在確

實變成迷信，這個我們要曉得。所以現在在全世界，佛教大概有四種形態出現在世間，第一個是傳統的，那就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，很少，它不多了。第二種學術，譬如現在在國外，許多大學裡面都有佛學系、哲學系，把佛經當作哲學去研究；第三種就是宗教，宗教裡面有佛學、有佛教；第四種是很不幸的邪教，拿著佛教的招牌去欺騙眾生有的，也不少。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認清楚，我們學到底學些什麼，這個要很清楚，很難得。

在最近的十年，從一九九九年，今年二〇〇八年剛剛十年，這十年當中，我有這個機緣居住在新加坡，我們嘗試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起來，成為兄弟姊妹、成為一家人。新加坡的政府對這個是非常歡迎，有對他社會的治安有很大的幫助。這個事情做成功之後，澳洲前任政府的移民部長雷鐸先生，他知道這個事情，所以他就很歡迎我到澳洲去，給我一個特別的簽證，非常禮遇。到澳洲希望幫助那個地區，宗教團結跟族群團結，所以我也就在澳洲定居下來了。九一一事件之後，澳洲的大學找我，才知道聯合國，從七〇年代就召開「化解衝突，促進世界和平安定」，這樣的會議年年都開，開到現在已經三十七年。大家都曉得，整個世界的衝突頻率年年上升，災難是年年嚴重，大家都在找解決的方法，是誠心誠意在找，這是我親自看到的，我很佩服他們。找不到辦法，所以澳洲兩個大學的校長來找我，希望我提供一點意見，我跟他們學校接觸之後聽了他們的報告，他們確實沒有把衝突的原因找到，所以化解當然就很困難。我們聽了之後，再從中國、從佛學裡面可以找到化解的方法，就是中國老祖宗教給我們的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衝突不在外面，一定是在內心。我們把中國、把佛法這種傳統的智慧方法，介紹給聯合國、介紹給全世界，許多人聽了之後感到很新奇，也很讚歎。但是沒有信心，說這是理想，這是現在不可能做到的

。這樣才激發我們必須要做個樣板給大家看，他才能產生信心。

我在美國緣不成熟，在澳洲、在新加坡都沒做成功。二〇〇五年我回到家鄉，這是幾十年沒回來了，回到家鄉看看把這些年所遇到的事情，給大家做了報告、做了匯報。家鄉的父老兄弟們聽了很歡喜，就是我們自己做、回家來做，這就選擇在湯池。湯池是當時我回來，我們家鄉這個縣的鄉鎮領導聽到都很歡喜，湯池這個中心就這樣建出來，建好的。建這個目的，就是給聯合國這些從事於世界和平工作的人，給他看，他看了之後他就會有信心，他就知道佛門裡面所說的、老祖宗所傳的，不是理想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我們做的方法這是成敗的關鍵，第一個我們招收一批老師，老師要先做到；老師做不到不能教人，教育人的人自己要先受教育、要先做到。所以我說孔子教學成功，你看千年萬世還向孔子學習。釋迦牟尼教育成功了，釋迦牟尼佛教學四十九年，孔子教學只有五年。他自己能做到，然後教人，別人心服口服，願意接受，所以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。中國傳統的教育，疏忽了至少有八十年，我這個年齡我清楚，我在小時候念私塾，家教還有點邊緣，我弟弟小我六歲就完全不知道了，所以我們是接觸到一點邊緣。這個東西丟了這麼多年，所以現在你問年輕人他不知道，他父母也不知道，甚至於他祖父母都不知道，所以要學習是非常困難。

所以我們就想到湯池鎮十二個村莊，包括它的街道，居民四萬八千人，我們的方法就是讓這個小鎮的居民，四萬八千人各行各業、男女老少一起學，這才能收到效果。如果讓小孩學，大人不學，小孩不相信，小孩說你們大人騙我的；在學校裡面學生學，老師不學，學生不會相信。所以一定要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一起學，我們用這種方法做成功了。原先構想的大概總得兩年到三年，實在真的沒有想到，三、四個月成績卓著。讓我們跟這批老師感到非常欣慰

，感到真正印證了《三字經》上講的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人心真是善良。可惜沒人教他，你看我們教了三、四個月，他就回頭了，才知道人民是這麼好教的，你不教他就沒辦法。這個試驗成功，我們就想到如何能把它介紹到聯合國，在沒有想到五月份，隔了兩個月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在巴黎總部來通知我，希望我能夠參加他們十月份舉辦一個活動，就是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週年，聯合國用宗教做主題還是頭一次，從來沒有過的。所以我說這是我們祖宗之德，這不是我們人能夠做得到的，祖宗之德。他搞這麼一個題目，討論的主題是「佛教徒對人類的貢獻」。我不相信，因為聯合國找的對象是國家，那我在澳洲只辦了是一個小小的學院，他怎麼會找我？所以我就派了三個人到巴黎去打聽一下，打聽之後確實有這個事情。他找的是泰國，我就很歡喜，是泰國大使推薦我參加主辦，這個活動不是協辦，參加主辦。

今天上午澳洲打個電話來，泰國的王太子邀請我這個八月中旬，泰國有個僧伽醫院落成典禮，希望我參加，他們泰皇也很想跟我見見面。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聯合國活動，是在曼谷大學開的會議。第一次會議我沒有發言，因為我頭一次，我在旁邊觀察，看聯合國搞些什麼玩意兒，在旁邊冷靜的觀察。第二次在日本開會，我就說話了，第三次之後我都是主題發言。所以跟泰國結了這個緣分，當時在泰國住了十天，跟泰國的副首相三軍總司令，查瓦利將軍結識了。這個夫妻兩個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我在那裡住了十天當中，他兩次請我吃飯，是在他家裡，招待得非常優渥，所以我就想跟泰國有這個緣分，所以我就接受這個巴黎聯合國的邀請。那我們主辦這個活動辦得非常成功，我們國家駐聯合國的大使，傅大使對我們活動非常支持。會後駐聯合國一百九十二個國家代表，都希望到湯池來參觀考察，所以這是非常難得的一樁事情。雖然他們沒有能成

行，對我們的鼓勵很大，所以湯池現在不但在國內有很大的影響，在國際上產生了影響。我們希望好好的做，這是符合胡主席號召的，「和諧社會跟和諧世界」，和諧世界一定是從和諧社會做起。

像我們在海外這麼多年，時時刻刻都想到家鄉。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最關心的、最掛念的，就是家譜還在不在？這是我們家庭歷史。在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有，外國人沒有重視家庭歷史。沒想到居然還能保存著，還有這麼一套譜存在著，這是真正是稀有。我們祖宗之德，能把這套東西完整的還保存下來，我看到只有這一部，這一部要是丟掉之後，我們的根都找不到。所以我就跟大家商量，我說我們把它複印，我們印三百部，我們到處找地方收藏，將來就不會喪失，這是歷史、這是文物，要很珍惜的把它傳下去。更重要的，我們要做續譜，我們現在這一套譜是第六次的續譜，現在我們要做第七次的，這一套第六次的是民國四年，距離我們現在九十多年。我是民國十六年出生的，所以那個譜修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出世，我們父母的名字在裡面，我們看到了，所以現在最重要的，是做續譜的工作，現在科學技術發達，用電腦來做版是很方便。續譜做了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，不是短時間能夠做成的，我想至少也得要三年到五年，可以先做電子版。隨時有新的資料進去，隨時可以放進去，改版很容易，到三、五年之後，我們這個版定了再印書。印書主要是給全世界學校、機關、文物機構讓他們保存，我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。像我們在過去，我們看不到家譜，在台灣也看不到。可是在美國加州鹽湖城，摩門教的總部，他收集中國家譜，收集了將近差不多有兩萬多種。我們很好奇，我們就到那裡去找，我們敦本堂的有兩種，大概有十幾冊，不曉得他從哪裡找到的，所以說不容易。這個台灣都疏忽了，所以台灣政府知道摩門教收集中國家譜，到它那邊用照相，用這個微卷照相，把全部的資料照了

一份，現在在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收藏，我們最初看到敦本堂的，我是從那邊看到的。

所以像我回來看到這麼完整的，真正是稀有，從黃帝記載一直到現在，世世代代沒有斷的，這是非常的珍貴。所以我想的，我們先可以用光碟、用電子做版，三、五年之後緣成熟，各方面資料都齊全了我們再印書。我的建議，我們這一套老譜，我們現在已經翻印了，老譜這一套最好送給國家博物館去保管，它可以當寶貝收藏，不會丟掉的。那我們影印的三百套，有一百套存在海外大學圖書館，像倫敦的劍橋大學、倫敦大學、牛津大學，我都送給他；像美國這些著名的大學的圖書館，我也都送給他們收藏。另外有一百套送在我們自己國內，這是著名的大學，像北大、清華、人民大學我都送，這是山東大學送了兩套。所以這著名大學我們都送，這他們會很好的收藏，這個東西不會遺失，這是歷史文物。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要續修的這個，續修的我們名字都在裡面，有些事跡，後人的事跡都在裡面，這就完整了，這是我第一個想法。我們也會跟著我們在海外的活動，我們有這個緣分，送給許多國家領導人做為一個禮物贈送，這非常名貴的禮物，非常名貴的。他們都歡喜接受，他們接受之後，一定是交給國家文物機構去保存，所以這非常有意義。也是對於全世界人類學上，我們徐氏宗族做了一個很好的貢獻。這個家人是愛家、愛族、愛鄉土、愛國家、愛民族，擴大到之後愛人類，我們做出了這個貢獻，所以這是稀有難逢。希望我們族人認真的來學習傳統文化，為將來的化解衝突、促進世界的安定和平，做出一份貢獻。我的話就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，非常謝謝。